

奇情分
篇說部

包公奇案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飛 昭 薛 濟 今 薛 彭 二 新 正 五 十 羅 楊 飛 平 蘇 斷 水 蘭 白 說 小 梅 金 慈
 仙 天 君 剛 佛 活 公 古 仁 丁 紅 德 虎 通 鴻 曼 秀 英 夢 月 台 雲
 豹 和 反 初 二 三 觀 貴 山 公 度 遊 家 龍 妖 小 零 花 牡 佳 雄 豔 再 平 走
 圖 齊 唐 集 集 東 西 案 梅 夢 南 西 南 樓 北 傳 傳 集 記 夢 綠 話 唐 傳 史 國

權 版
有 所

版 再 月 一 十 年 三 二

私 無 公 大
案 奇 公 包

冊 一 裝 洋
角 五 價 定

益 朱 點 標
世 沈 者 閱 校
書 圖 達 大 者 版 出
號 一 廿 百 一 路 東 廣 所 發 批

本社出版
各種標點
書籍，原
託廣益書
局經售。
● 獵蒙讀
者嘉許，
訂購日衆
● 茲爲發
展營業，
另闢本社
批發所於
廣東路一
百廿一號
● 力圖檢
配迅速，
益臻供應
完善。如
荷惠顧
，竭誠歡
迎！

小引

宋朝有一個「鐵面無私」的清官，名叫包龍圖——拯——差不多連帶婦孺皆知道了，這是「包公案」一類的小說所宣傳的功效啊！

我曾經看過「巴公案」全書，雖其中不免帶有神祕的色彩，和原始民族的思想；但是有幾則，確有使我發抒感慨情緒的可能！現在姑且寫一段出來談談。

「石獅子」一案中，有老僧預示崔慈善家一詩曰：『天行洪水浪滔滔，遇物相投報亦饒；只有人來休顧問，恩成冤債苦監牢。』說來將人比作鳥獸都不如，確是「一針見血」的話！到後來固然應驗了，崔子——慶——喫盡許多苦，幸得閻羅包老爲之平反；不然，類於這種忘恩負義的「市僧小人」「屠狗稚子」到如今要益發猖獗起來了。（聖）



大公無私包公奇案目次

一	阿彌陀佛講和	一	一六	青靛記殺	四五
二	觀音菩薩託夢	四	一七	裁縫選官	四七
三	嚼舌吐血	六	一八	廚子做酒	四九
四	咬舌扣喉	一〇	一九	殺假僧	五一
五	鎖匙	一五	二〇	賣皂靴	五三
六	包袱	二二	二一	忠節隱匿	五五
七	黃菜葉	二六	二二	巧拙顛倒	五六
八	石獅子	二九	二三	三寶殿	五七
九	偷鞋	三三	二四	二陰卦	六〇
一〇	烘衣	三五	二五	乳臭不調	六二
一一	龜入廢井	三七	二六	妓師無異	六四
一二	鳥喚孤客	三九	二七	窗外黑猿	六五
一三	臨江亭	四〇	二八	港口漁翁	六七
一四	白塔巷	四二	二九	紅衣婦	六九
一五	血衫叫街	四四	三〇	烏盆子	七一

三一	牙簪插地	七二	四五	假冒大功	一〇五
三二	繡履埋泥	七三	四六	批畫軸	一〇七
三三	金鯉	七六	四七	味遺囑	一〇九
三四	玉面貓	七九	四八	兔戴帽	一一〇
三五	移椅倚桐同玩月	八三	四九	鹿隨獐	一一四
三六	龍騎龍背試梅花	八五	五〇	遺帕	一一五
三七	獅兒巷	八七	五一	借衣	一一八
三八	桑林鎮	九一	五二	壁隙窺光	一二一
三九	聿姓走東邊	九三	五三	桷上得穴	一二四
四〇	江岸黑龍	九六	五四	銅錢插壁	一二六
四一	碑下土地	九八	五五	屍數椽	一二九
四二	木印	一〇〇	五六	鬼推磨	一三一
四三	石碑	一〇一	五七	栽賊	一三三
四四	屈殺英才	一〇三	五八	扮戲	一三六

大公無私

包公奇案

一 阿彌陀佛講和

話說德安府孝感縣。有一秀才。姓許。名獻忠。年方十八。眉清目秀。溫文爾雅。對過一屠戶蕭輔漢。有一女名淑玉。年方十七歲。甚有姿色。每在樓上綉花。其樓近路。時見行過。兩下相看。各有相愛的意思。時日積久。亦通言笑。生以言挑之。女卽首肯矣。其夜許生以樓梯暗引上去。與女攜手蘭房。情交意美。鷄鳴生下樓歸。約次夜又來。女道。倚梯在樓。恐夜有人經過。看見不便。我已備圓木在樓枋。將白布一疋。半挂圓木半垂下。汝次夜只將手緊攬白布。我卽弔扯上來。豈不甚便。許生喜悅不勝。只如此往來半年。鄰舍頗知。只蕭輔漢不知。有一夜許生因朋友請飲酒。夜深未來。一和尚名明修。夜間叫街。見樓上垂白布到地。彼意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魚。寂然過去。手扯其布。只見樓上有人弔扯上去。此僧心下明白。諒必是養漢婆娘。垂此接姦夫者。任他弔上去。果見一女子。僧心大喜道。小僧與娘子有緣。今日肯捨我一宿。福田似海。恩德如天。淑玉罵道。我乃是鸞鳳好配。怎肯失身于禿子。我憐將簪一根。捨你。你快下樓去。僧道是你弔我上來。今夜來得去不得。卽強去搜抱求歡。女怒甚。高聲叫道。有賊在此。那時父母熟睡不聞。僧恐人覺。卽拔刀將女子殺死。取其簪珥戒指下樓去。次日早飯後。女子猶未起來。父去看時。見殺死在樓。竟不知何人所謀。鄰舍有不平。許生事者。與蕭輔漢道。你女平素與許獻忠來往。有半年餘。昨夜獻忠在友家飲酒。必乘醉誤殺。是他無疑。蕭輔漢聞知包公神明。卽具狀赴告。

告爲強姦殺命事。學惡許獻忠。心邪狐媚。在醜鶉奔。覘女淑玉。艾色百計貪謀。千思污辱。昨夜帶酒持刀。

潛入臥室。樓抱強姦。女貞不從。拔刀刺死。遺下簪珥。乘危盜去。鄰右可證。託跡鬻門桃李。陡變而爲荆榛。身游泮水龍蛇。忽轉而爲鯨鯢。法律等若鴻毛。倫理今且塗地。急控填償告。

是時包公爲官極清。識見無差。當日准了此狀。卽差人拘原被告干證人等各到。包公先問干證。左鄰蕭美。右鄰吳範。俱稱蕭淑玉在近路樓上。宿與許獻忠有姦。已半載餘。只瞞過父母不知。此有姦是的。特非強姦。其殺死緣由。夜深的事。衆人何得而知。許獻忠道。通姦之情。瞞不過衆人。殺亦甘心肯認。若以此擬罪。我亦無辭。但殺死事實。非是我。蕭輔漢道。他認輕罪而辭重罪。情可灼見。女房只有他到。非他殺死。而誰殺之。縱非強姦致死。必是絕他勿來。因懷怒殺之。且後生輕狂成性。豈復顧女子與他有情。老爺非嚴法究問。彼安肯招。包公看獻忠忠貌美性和。此人似非凶暴之人。因問汝與淑玉往來時。曾有甚人樓下過否。答道。往日無人。只本月有叫街和尚。嘗夜間敲木魚經過。包公心有所悟。因發怒道。此是你殺死他的。今問你死。你甘心否。獻忠後生輩。驚慌答道。甘心。遂發打二十。畫招收監去訖。包公密召公差王忠李義問道。近日叫街和尚。在何處居住。王忠道。在玩月橋觀音座前歇。包公吩咐。你二人可密去如此。施行訪出賞你。其夜僧明修復敲木魚叫街。約三更時候。歸將橋宿。只聽得橋下三鬼聲。一叫上。一叫下。一低聲啼哭。甚悽切。驚人。僧在橋打座。念阿彌後。一鬼似婦人聲。且哭且叫道。明修明修。你要來姦。我不從罷了。我今陽數未終。你無故殺我。又搶我簪珥。我告過閻王。命二鬼使伴我來取命。你反念阿彌陀佛來講和。今宜討些財帛與我。并打發鬼使。方與私休。不然再奏天曹。定來取命。縱諸佛難保。矣。僧明修乃手執阿彌陀珠合掌答道。我僧家慾心如火。要姦你不從。又恐人捉我。故一時誤殺你。今簪珥戒指尚在。明日將買財帛。并念經卷超度你。千萬勿奏天曹。女鬼又哭。二鬼又叫了一番。更倍悽慘。僧又念經。再許明日超度。忽然二公差出。將鐵鍊鎖住。僧方驚是鬼。王忠乃道。包爺命我捉你。我本非鬼也。嚇得僧面如土。只說看佛面求

赦。王忠道真好個謀人佛。強姦佛也。緊鎖將去。李義收取禪擔蒲團等物同行。原來包公早命二公差僱了一娼婦。在橋下作鬼聲。嚇出此情。次日鎖了明修。并帶娼婦入見。一一敘橋下做鬼。嚇出明修要強姦不從。因致殺死。情由包公命取庫銀賞娼婦。并二公差訖。又搜出明修破衲鞋內簪珥戒指。傳輔漢來認過了首飾。是伊女插帶的物。明修無詞抵飾。一切招供。承認死罪。包公乃問獻忠道。殺死淑玉。是此賊禿。該償命矣。你做秀才。奸人室女。亦該去衣衿。更有一件。你尙未娶。淑玉未嫁。雖則兩下私通。亦是結髮夫妻一般。況此女爲你垂布。誤引此僧。又守節致死。亦無玷名節。何愧於汝婦。今汝若欲再娶。須先去衣衿。若欲留前程。便將淑玉爲你正妻。你收埋供養。不許再娶。此兩路何從。獻忠道。吾知淑玉素性貞良。只爲我牽引。故有私情。我亦無外別交。昔相通時。曾囑我娶他。我亦許他。發科時定謀完娶。不意遇此賊僧。波及死節。明白我心。豈忍再娶。今日只願收埋淑玉。認爲正妻。以不負他死節之意。決不敢圖再娶也。其衣衿留否。惟憑父台所賜。本意亦不敢欺心。包公喜道。汝心合乎天理。我當爲你力保前程。卽作文書申詳學道。

審得生員許獻忠。青年未婚。隣女蕭淑玉。在室未嫁。兩少相宜。靜夜會佳期。于月下一心。合契半載。赴私約于樓中。方期緣結乎百年。不意變生于一日。凶惡僧明修。心猿意馬。彙緣直上重樓。狗幸狼貪。糞土將污白壁。謀而不遂。袖中抽出鋼刀。死者含冤。暗裏剝去簪珥。傷哉淑玉。遭兇僧。斷喪香魂。義矣獻忠。念情妻誓不再娶。今擬僧償命。庶雪節婦之冤。留許前程。少獎義夫之概。未敢擅便。伏候斷裁。

學道遂卽依擬。後許獻忠中鄉試歸。謝包公道。不有老師。獻忠已作囹圄之鬼。豈有今日。包公道。今思娶否。許道。死不敢矣。包公又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許道。吾今全義。卽不能全孝矣。包公道。賢友今日成名。則蕭夫人在天之靈。必是喜悅無窮。就使在日。亦必命賢友置妾。但以蕭氏爲正。再娶第二房。令正何妨。獻忠堅執不從。包公

乃令其同年舉人田在懋爲媒。強其再娶霍氏之女爲側室。許獻忠乃以納妾禮成親。其同年錄只填蕭氏。不以霍氏參入。可謂婦節夫義。兩盡其道。而包公雪冤之德。繼嗣之風。山高海深矣。

二 觀音菩薩託夢

話說貴州道程審府。有一秀才丁日中。常在福安寺讀書。與僧性慧朝夕交接。性慧一日往日中家相訪。適日中出外。其妻鄧氏聞夫常說在寺讀書。多得性慧湯飲。因此出來。與他見之。留他一飯。性慧見鄧氏容貌美麗。言詞清婉。心中不勝喜慕。至後日中住在寺讀書。爲友人邀去月餘未回。性慧遂心生一計。將銀僱二道士假扮轎夫。黃昏後到鄧氏家道。你相公在寺讀書。勞神太過。忽然中風死去。得僧性慧救醒。尙奄奄在床。生死未保。叫我二人來接娘子。他說有話吩咐。鄧氏道。何不借眠轎送他回來。二轎夫曰。寺中長老。本要將眠轎送他回來。此去程途有十餘里。恐路中冒風。症候加重。若中風再復。便難救活。娘子可自去看之。臨時主意。或接回來。或在彼處調治。有個親人在旁。也好伏侍病者。鄧氏聽得。卽登轎去。天晚才到寺。直抬入僧房深處。却已整排酒筵。欲與鄧氏對飲。那鄧氏到彼處卽問道。我官人在那房。領我去看。性慧言道。你官人因衆友相邀去游玩。城外新寺。適有人來報。他中了風。小僧去看。幸已清安。此去有五里路。天色已晚。可暫在此歇。明日早行。或要卽去。亦待轎夫飯後。娘子亦吃些點心。然後點着火把去。鄧氏心中生疑。却又進退無路。只飲酒數杯。又催轎夫去。僧性慧道。此轎夫不肯夜行。各回去了。娘子可寬飲數杯。不必性急。又令侍者小心奉勸。酒已微醉。乃照入禪房去睡。鄧氏見錦衾綉褥。羅帳花枕。件件美麗。以燈照之。四邊皆嚴密。乃留燈火不滅。和衣而睡。終是疑慮不寐。聽鐘聲定後。性慧從背地進來。近床抱住。鄧氏喊聲有賊。性慧道。你就喊到天亮。也無人來拿賊。我爲你費了多少心機。今日乃得

到此亦是前生夙緣註定。不由你不肯。鄧氏起道。野僧何得無恥。我今寧死。決不受辱。性慧道。娘子肯行方便一宵。明日卽送你見夫。若不肯憐念小僧。定送你性命。將尸埋在廁中。永不出輪。鄧氏喊鬧。直至半夜。被性慧強行剝去衣服。將手足綁縛。恣行淫污。次日午朝方起。性慧向鄧氏道。你被我設計誘來。事已至此。可削髮爲僧。藏在寺中。衣食日用。都不虧你。亦可天天老公陪你。你若是昨夜性子。有蕪繩剃刀。毒藥在此。憑你死罷。鄧氏思身已受辱。死則永無見夫的日子。此冤難報。不如忍耐受辱。倘得見夫。報了此冤。然後就死。乃從其披剃妝點。過了月餘。丁日中來寺。拜訪性慧。鄧氏聽得是夫聲音。挺身先出。性慧卽奔出來。日中方與鄧氏作揖。鄧氏哭道。官人不認得我了。我被性慧拐誘在此。日夜望你來救我。日中大怒。扭住性慧便打。性慧呼集衆僧。將日中鎖住。取出刀來將殺之。鄧氏卽來奪刀道。可先殺我。然後殺我夫。性慧乃藏起刀。強拖鄧氏入房。吊住。再出來要殺日中。日中道。人妻被你拐。夫又你殺。我到陰司也不肯放你。若要殺可與我夫妻相見。作一處死罷。性慧道。你死則鄧氏無望。便終身是我妻。安肯與你同死。日中道。然則全我身體。容我自死罷。性慧道。我且積些陰功。方丈之後。有一大鐘。把你蓋于鐘下。與你自死罷。日中蓋入鐘下去後。鄧氏日夜啼哭。拜禱觀音菩薩。願有人來救他丈夫。將過了三日。適值包公微行其地。夜夢觀音。引他至福安寺方丈中。鐘覆一黑龍。初亦不以爲意。至第二三夜。連夢此事。心始疑異。乃命轎夫。竟往福安寺中。試看何如。到時方丈坐定。果見方丈後有一大鐘。卽令手下扛開來看。只見一人餓將死。但氣未絕。包公知是被人所困。卽令以粥湯漸漸灌下。一霎時少醒。乃道。僧性慧既拐我妻。削髮妝僧。又將我蓋在鐘下。包公命拿僧性慧。卽時拿到。但四處搜覓。并無婦人。包公再命嚴搜。乃于複壁中有鋪地木板。公差揭起木板。有梯入地下。從此地下去。方是地樓。燈火點着明亮。有一少年和尚在坐。公差將他。拿上來見包公。此和尚卽是鄧氏。見夫已放出。性慧已鎖住。鄧氏乃從頭至尾。敘其先時被誘的巧計。到寺強姦的隱情。後

來削髮的根由。及已聞聲見夫之事。日夜哭禱觀音。一一明白。僧性慧不能強辨。只磕頭道死罪。甘願受法不辭。隨即判道。

審得淫僧性慧。稔惡貫盈。與生員丁日中交遊。常以酒食徵逐。見其妻鄧氏美麗。不覺巧計橫生。賺之入寺。羣僧拘執。欲行刀殺之兇。懇求身體之全。得蓋大鐘之內。乃感黑龍之被蓋。夢入三更。因至方丈而開鐘。餓經五日。丁日中從危得活。後必亨通。鄧氏女求死得生。終當完聚。性慧拐人妻。坑人命。合梟首示衆。何疑。羣僧黨一惡害一生。皆充軍于遠衛。

判訖。將性慧斬首示衆。其助惡衆僧。皆發充軍。包公又責鄧氏道。你當日被拐。便當一死。則身潔名榮。亦不累夫有鐘蓋之危。若非我感觀音。托夢來救。汝夫豈不爲你而餓死乎。鄧氏道。我先未死者。爲不得見夫。未報此僧之仇。將圖見夫而死。今夫已救出。僧已被誅。妾身既辱。不可爲人。固當一死決矣。卽以頭擊柱。流血滿地。包公乃命人阻。已血出暈倒。以藥醫救。死而復生。包公謂丁日中道。依鄧氏之言。其先之從之也。勢非得已。其所不死者。欲留此身以報仇也。今擊柱甘死。可以明志。汝其收之。丁日中道。吾向者方恨其不死。以圖後報仇之言爲假。今見其撞死。非偷生無恥者比。使之不生。則今世永別耳。幸而不死。吾其待之如初。日中夫妻。遂拜謝包公而去。歸以木刻包公之像。朝夕奉侍不怠。其後日中亦登科第。官至同知。餘不盡曉。

三 嚼舌吐血

話說西安府米崇貴家業巨萬。妻湯氏生子四人。長子名克孝。次子名克悌。三名克忠。四名克信。克孝治家任事。克悌爲商外鄉。克忠讀書進學爲秀才。且負文名。屢期高捷。親教幼弟克信。殷勤友愛。出入相隨。克忠不幸不

弟染病。懨懨臥床不起。克信乃時時入房看兄。因嫂蔣淑貞花貌悅人。恐兄病體不安。或貪美色。傷損日深。久不能起。欲兄移居書房。靜養身心。可以保其殘喘。淑貞愛夫心切。不肯與他出房。惟道病者不可遷移。况書齋無人服事。且在房中時刻好進湯藥。此皆真心相愛。實非爲淫慾之計。克信心中快然。親戚朋友來問疾者。人人嗟嘆。克忠苦學傷神。克信歎道。家兄不起。非因苦學。自古許多英雄豪傑。皆死于婦人女子之手。何獨家兄。話畢兩淚交流。親朋聞之駭然。不知其意。克忠疾革。蔣淑貞急呼叔來。克信大怒道。前日不聽我言。移入書房養病。今何必呼我。淑貞悄然。克信近床。克忠泣道。我不濟事矣。汝好生讀書。要發科第。莫負我叮囑。寡嫂淑貞年方壯。幸善待之。語罷遂氣絕。克信哀痛弗勝。執喪禮一毫無缺。殯葬俱各盡道。事奉寡嫂淑貞十分恭敬。了無怠慢。自克忠死。長幼共憐憫之。七七追修。徧請僧道。做功課。淑貞哀哭極苦。泣血漣漣。水漿不入口者半月。形骸瘦弱。憂戚不堪。及至百日後。父母慰之。家庭中之長者。妯娌眷屬慰之。漸漸飲食。漸漸舒暢。容貌逐日復舊。雖不戴珠翠。不施脂粉。自然美麗動人。十分窈窕婀娜。聞其哀音者。俱皆牽情。見其綢繆眉者。皆動念。但其性甚介。守甚堅。言甚簡。行甚靜。光明無一塵可染。條爾一週將臨。淑貞之父蔣光國。安排禮儀。親來祭奠女壻。用族姪蔣嘉言。出家紫雲觀爲道士者。作高功。帶領徒子蔣大亨。徒孫蔣時化。嚴華元。同治法事。克信心中甚不喜悅。乃向光國道。多承老親厚情。其實無益。光國怫然不悅。遂入內謂淑貞道。我來薦汝丈夫。本是好心。你幼叔大不喜。薄兄如此。寧不薄汝。淑貞道。他當日要移兄到書房。我留在房伏事。及至兄死時。他極惱我不是。迄今一載。並不相見。兄且着他待我好些。今只如此。豈可謂善。光國聽了女言。益恨克信。及至功課將完。追薦亡魂之際。光國復呼淑貞道。道人是家庭親屬。可出拜靈前無妨。淑貞哀心不勝。况又聞父言。遂拜哭不已。悲哀已極。人人慘傷。獨有臊道嚴華元。一見了淑貞。心中想道。人言淑貞乃絕代佳人。今觀其居喪素服之時。尙且如此標致。若無愁無悶。而相歡相悅。真個

好殺人也。遂起了姦淫的心。迨至夜深。道場圓滿之後。道士皆拜謝而去。光國道嘉言大亨與時化三人。皆吾家親。禮薄些諒不計較。惟嚴先生乃異姓人物。當從厚謝之。淑貞復加封一禮。豈知華元立心不良。陽言一謝先行。暗入藏形高閣之上。少候靜作耗鼠聲。淑貞秉燭視之。華元卽以求歡媾合。邪藥彈上其身。淑貞一染邪藥。心上卽時淫亂。遂抱華元交歡。恣樂翻雲覆雨。播弄無窮。綢繆不已。任從輕薄。不肯釋手。俄而天大明。藥氣既消。始知被人迷姦。有玷節義。嚼舌吐血。頓時悶死。華元得遂淫心。遂私逃而去。乃以淑貞加賜禮銀一封。貽于淑貞之懷中。蓋冀其復生而爲之謝也。日晏之時。晨炊已熟。婢女菊香。攜水入房。呼淑貞梳洗。不見形蹤。乃登閣上覓尋。但見淑貞死于毡褥之上。菊香大驚。卽報克孝克信道。三娘子死于閣上。克孝克信上閣看之。果然氣絕。大家悲恨。乃呼衆婢女抬了淑貞。出堂停柩下閣之時。遺落胸前銀包。菊香在後拾取而藏之。此時光國宿於女壻書房。一聞淑貞之死。卽道此必爲克信逼死。乃忙入後堂。哭之甚哀。甚忿。又厲聲道。我女天生剛烈。並無疾病。黑夜猝死。必有緣故。嚼舌吐血。必是強姦不從。痛恨而死。若不告官。苦冤莫伸。遂歸家語其妻子道。克信旣恨我女留住女壻。在房身死。又恨我領道人去做追薦女壻功課。必是他乘風肆惡。強姦我女。我女慚恨。故嚼舌吐血而死。必作狀告之。告到包公道。

告爲強姦污殺寡嫂事。風俗先維夙教。人生首重人倫。男女授受不親。嫂溺手援非正。女嫁生員米克忠爲妻。不幸天亡。甘心守節。默惡克信。素窺嫂氏。異色淫凶。無隙可加。乃乘齋醮完功。竟料嫂倦酣困。突入房障。恣抱姦污。女羞慚恨。嚼舌吐血。頓時悶死。狐綏綏人靡靡。女在平昔。每痛恨此賤行。鶉奔奔。鵲疆疆。女度後日。何堪聞此醜聲。家庭偶語。將有狐梁之歌。外衆聚談。豈無牆茨之句。在女申雪無由。不殉身不足以明節。在惡奸殺有據。不填命不足以明冤。泣思內闔多穢德。卽挽河水而洗也不清。中搆起淫風。身恨禿兔而

寫之不盡哀求三尺。早正五刑告。

此時米克信聞得蔣光國告已強姦寡嫂，羞愧無地。撫兄之靈，痛哭傷心。嘔血數升。頃刻立死。魂歸陰府。得遇克忠叩頭哀訴。克忠泣而語之道：致汝嫂于死地者，嚴道人也有銀一封在菊香可證。汝嫂存日已登薄上。可執之見官。冤情自然明白。與汝全不相干。我的陰靈決在衙門來輔汝。汝速速還陽世。後可薦拔汝嫂。切記切記。克信復醒。已過一日。包公拘提甚緊。只得忙具狀申訴道：

訴爲生者慕死。死者不明。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事寡嫂被強姦而死。不得不死。但死非其時。嫂父見女死而告。不得不告。但告非其人。何謂死非其時。寡嫂被污。只宜當時指陳明白。不宜死之太早。何謂告非其人。嫂父控冤會須訪確強暴是誰。不應累及無干。痛身拜兄爲師。事嫂如母。言語不通。禮節尤謹。毫不敢褻。豈忍加淫污。嫂致死。實由嚴道。嫂父不察。飄空誣陷。冤爰得計。雉羅實出。無辜魚網。高懸鴻離。難甘代死。泣訴包公一准米克信訴詞。卽喚蔣光國對理。光國道：女壻病時。克信移入書房。服藥養病。我女不從。要在室服侍。後來女壻不幸死亡。克信深怒我女致死。死地故強逼成姦。亦因致死。以消忿怒。克信道：吾嫂之身以致污嫂之死者。皆嚴道人。光國卽道：嚴道人他僅做一日功課。安敢起姦淫的心。入我女房內。導入上閣。且功課完成之時。嚴道人齊齊出門去了。大衆皆見其行。此言全是虛詞。包公道：道人非一。汝單單說嚴道人。有何所憑。可爲證佐。克信泣道：前蔣光國誣告的時節。小的聞得醜聲難當。卽刻撫兄之靈。痛哭傷心。嘔血滿地。悶死歸陰。一見先兄叩頭哀訴。先告慰小人道：嚴道人致死汝嫂。有銀在菊香處可證。吾嫂有登記在薄上。乞老爺詳審。包公怒道：此是鬼話。安可對官亂談。遂將克信打三十大板。米信受刑苦處。泣呼道：先兄陰靈。尙許來輔我出官。豈竟忘情。包公大罵道：汝兄既有陰靈來輔你。何不報應於我。忽而倦困。曲肱而枕於案上。夢見已故生員米克忠泣道：老大

人素稱神明。今日爲何不明。污辱吾妻而致之死者嚴道也。與我弟奎不相干。菊香獲銀一封。原是大人季考賞賜生員的。吾妻加賞道人。登注簿上。字跡昭然。幸大人詳察。究治道人的罪。釋我弟無辜。包公夢醒。撫然曰。有是哉。鬼神之來此也。乃向克信道。汝言誠非謬談。汝兄已明白告我。我必爲汝辨別此冤誣。但汝執嫂之簿來。及使婢菊香來。克信道。嫂之簿自記自收。小人不知在何處。嫂之婢嫂自使自役。小人並不呼喚他。包公卽差人速拿菊香。搜出銀一封。果是賞給之銀。問菊香。汝何由得此。菊香道。此銀在娘子身上。衆人抬他下閣時。我在後面拾得。又差人全菊香入房。取用日記本子查閱。果記有用銀五錢。加賜嚴道人字跡。包公遂急急拿到嚴道人來。才一夾棍。便直招認。不合擅用邪藥。強姦淑貞致死。謬以原賜加銀一封。納其胸中。是實情。願甘當罪苦。與克信全無干涉。包公爰筆判曰。

審得嚴華元。案跡玄門。迷情慾海。濫叨羽衣之列。竊思紅粉之嬌。受賞出門。陽報先歸之語。貪淫登閣。陰爲下賤之行。彈藥迷淑貞之身。清修安在。貪花殺寡婦之命。大道已亡。淫污何敢對天尊。冤孽何伸。王法又豈容華元之橫姦。填命有律。斷難逃罪。克信無干。從省發還家之例。光國不合擬。誣告死罪之刑。

四 咬舌扣喉

話說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有姓呂名毓仁者。生子名如芳。十歲就學。穎悟非常。時本邑陳邦謨副使聞之。憑其子葉師傳文命爲媒。將女月英以妻其子。冰議一傳。六禮遂定。越及數年。毓仁敬請表兄傳文命。約日完婚。陳備裝奩。送女過門。國色天姿。人人稱羨。學中朋友。俱慶新房。內有吏部尙書公子朱弘史。是個風流澆友。觸色薰心。恣意鬧房。興盡方回。不覺天明。自夫婦合登之後。陳氏奉姑至孝。順夫無違。豈期喜事方成。災禍忽至。毓仁夫婦

雙亡。如芳不勝痛哭。守孝三年。考入鬻宮。聯捷秋闈。又產麟兒。陳氏因留在家看顧。如芳功名念切。竟別妻赴試。不期遇倭寇中途被執。惟僕呈二逃回。報知陳氏。陳氏痛夫幾絕。父與兄弟勸慰乃止。其父因道。我如今赴任。所去憂汝一人在家。莫若攜甥同往。陳氏道。爺爺嚴命。本不敢違。奈你女婿鴻雁分飛。今彼擄去。存亡未知。只有這點骨血。路上倘有疏虞。絕却呂氏之後。且家中無主。不好遠去。副使道。汝言亦是。但我今全家俱去。只有汝嫂嫂一個在家。汝可常往。莫在家憂悶成疾。副使別去。陳氏凡家中大小事務。俱付於呈二夫妻照管。身旁惟七歲婢女。叫做秋香。伏侍房戶。不出內外。凜然不意呈二妻春香與鄰人張茂七私通。日夜歡情。無所不至。茂七因謂春香道。你主母青年。情欲正熾。你可爲我成就此姻緣。春香道。我主母性素正大。毫不敢犯。非至要事。輕易不出中堂。此必不可得。茂七復戲道。你是私心。怕我冷落你的意思。故此不肯。春香道。事實難圖。不意人同此心。更有操密謀者。那公子朱弘史。因賀新房。感動春心。無由得入。今知如芳被擄。遂卜館於呂門相近。卽交附境地人詢問內外的事情。忽有至愛真實爲如芳惜者。其人乃盡情告道。呂家世代積德。今反被執。是天無眼。其妻子陳氏執守婦道。出入無三尺之童。身傍惟七歲之婢。家務支持。俱付與呈二夫妻。呈二毫無私意。可羨可羨。弘史見他獨誇呈二。其婦必有出處。乃以言挑那人道。我聞呈二妻與人有通。終累陳氏美德。其人道。相公何由得知。我此處有個張茂七。極好風月。與呈二嫂朝夕偷情。其家與呂門連屋。或此歸往他家眠。或在此漢家睡。只待天明。往莊上去。就是這等了。弘史心自計道。我當年在他家賀新房時。記得是裏外房間。其門有私路。可通中間。我打聽得呈二不在家。算定無人。趁此洗浴天時。遂隱身藏在裏房。強抱姦宿。計較已定。次日傍晚。知呈二出去。從後藏入。旋聞其婦在堂喚秋香。着小官進房。將門扣上。脫衣將浴。忽記裏房通中間的門未關。遂袒身把門關訖。就洗。此時弘史見雪白身軀。淫心大動。陳氏浴完復進。忽被緊抱。把口緊緊掩住。靠近床前。陳氏洗完。未穿衣服。任其輕狂。